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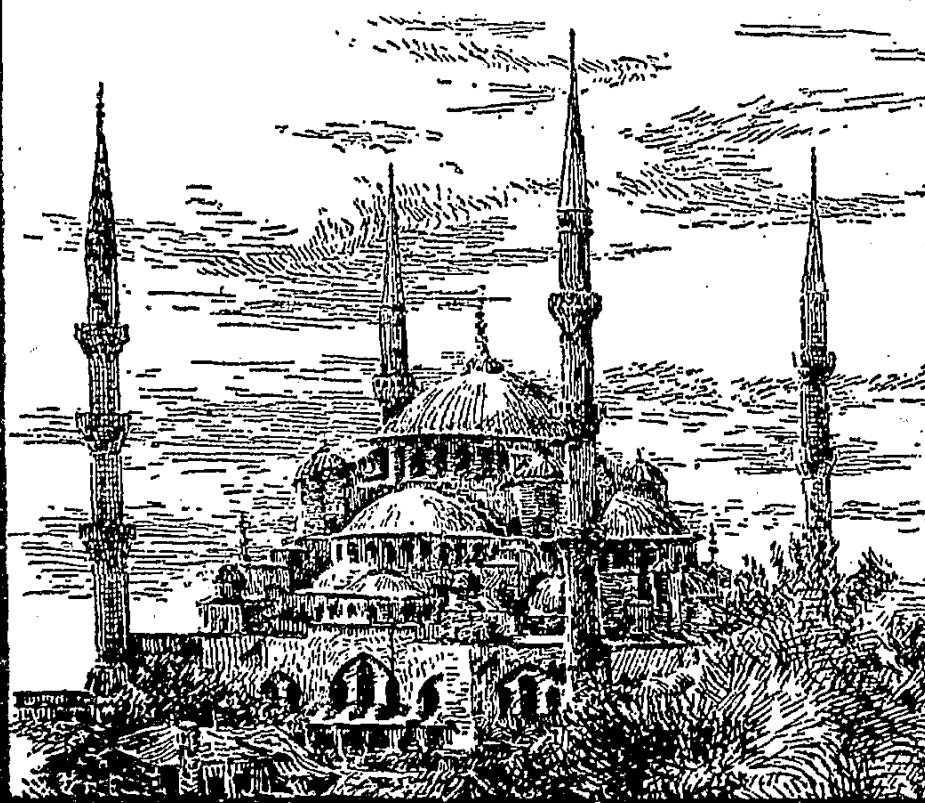
孤 島 閒 書

第 一 回

土 耳 其 糖

凱末爾反土君坦丁堡的時

一段故事



英國 Philip Gibbs 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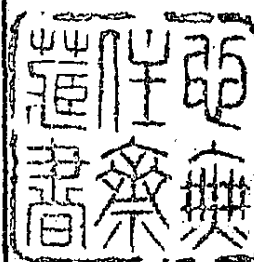
郭 一 定 譯 ★ 新 閒 書 社 版

孤 島 閒 書

第 一 回

土 耳 其 糖

英國 Philip Gibbs 原著
郭 定 一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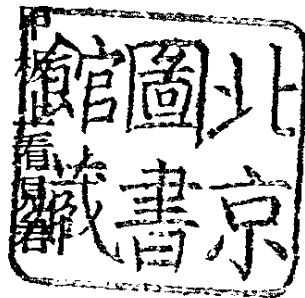


新 開 書 社 版

當

我在黃金角裏的時候，我第一次從一條意大利船的甲板上，君士坦丁堡，便覺得它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當時天上是一碧無雲，下面波士福魯海峽中的水，閃耀得如同一片黃金的溶液，天空映着那長矛般一叢叢柏樹的剪影，影中夾着白色的圓穹、宮殿、和尖塔，竟使我欣賞得一時連氣都轉不過來……但是我現在想起了君士坦丁堡，却並不是爲那風景的美麗，乃是記起了當時我所親經目擊的歷歷傷心事，因爲當我在君士坦丁堡的幾天裏面，那從加拉塔橋直迤佩拉區的許多街道，正都在種種悲劇，種種苦難，以至於貧窮、飢餓、痛心、殘忍、腐敗、恐怖的籠罩之下呢。

但是最先使我想起的，却是一個俄國的女子，姓沙遜諾夫，名汪大，雖身處



124977

在這人間的污沼之中，却仍不失一種愉快勇敢的氣概。我現在所以最先想起她，並不是因她當時受的苦，比旁的許多人特別厲害，倒是因她的遭遇，正是我們在當地茶樓酒肆中常常可以聽到的一個尋常故事。無論如何，她這一段故事是可以代表一幕奇異而悲慘的人間活劇的。像這樣的活劇，前幾年在那城市裏是常常在演着，就是到現在，也還是沒有閉幕，因為那裏是塞滿了各地流民了，俄國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都有在那裏，誰都不知道往後的生活怎麼過法，只能從手到口的吊着一條命，被疾病所侵凌，飢餓所煎迫，還得慄慄危懼着全部要被屠殺。

和這名叫汪大的女子最先發生接觸的，是哈林吞參謀本部裏一個姓司徒達名叫歐文的青年軍官。據他後來告訴我，他一見汪大之後，就被她的品性深深吸引了。可是他第一次看見她，並不在君士坦丁堡，却在馬木拉海裏的柏林基波

島上，那裏離開君士坦丁堡還有一小時輪船的路程。

當時俄國倫草爾將軍的軍隊已經崩潰了，俄國南部的最後一批難民有二千人跑到這小島上來，島上正由英國軍隊駐守着，因而這批難民就派到英國政府去安頓。司徒達當時到那島上去，就是奉派去給那二千難民管理食住的。司徒達對於這項差使，很是樂意接受，因為他借此可以避開了君士坦丁堡的酷熱和污濁。原來當時駐在君士坦丁堡的英國軍官們，倘要找些娛樂的話，就只有到佩拉王宮飯店去喝一瓶啤酒，或是到那些土耳其人的市場上去蹣跚蹣跚——而且孤身的兵士跑到那邊去，也不大穩當——又或是到小酒家去消磨一個晚上，可是那裏的空氣是要叫人頭痛的，有的是俄國的音樂，俄國的跳舞，英國和美國的水兵，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阿拉伯人，猶太人，希臘人，還有一切國籍的女子，說着一切種類的語言，都拚命在那裏勾引男人，以求不至於餓死。像司徒達這樣一

個青年英國軍官，心版上印着一個鄉村的教區，兩個優秀的姊妹，靈魂裏又藏着一部高尙的禮典，自然在這環境裏過不多時，就要覺得萬分難耐的。

柏林基波島是在馬木拉海中，上面長着垂陰的樹木，蔭蓋着底下黃金的砂子，和小小的港灣，灣裏的水是水晶一般的明澈，更有那鋪草的斜坡，上面點綴着各色的花朵，和那亞細亞海岸的紫色海岸線相映成趣，人們在那煩囂腐敗的佩拉區住久了，驟然到此，就覺得這裏簡直是樂園。

是的，特別對於司徒達，這裏真像樂園了，因為他和汪大常常並坐在那草坡上，或是港灣邊，談着人生，宗教，乃至一切事物的意義，或是笑着人生種種可笑的事情。汪大這女孩子是一逕在笑的。他對於這事很覺詫異，因為他明知道她曾經見過人間種種的殘酷，又熟知種種極其可怕的死法——傷寒病死，餓死，絞死——紅黨與白黨互相拿他們的政敵同樣毫不容情地絞死。而且她一定總還記

得她的兒童時代的奢華，與現下的貧窮相對照起來，是應該多麼使人難受的。

「你這人真是奇怪！」他有一天也像這樣和她並坐在島邊的時候對她說。「我想你以往是從恐怖裏走了過來，前面又沒有安全的希望，却怎麼還能把生活看成一場好玩的遊戲一般呢？我真沒有你一半的勇氣。我只是害怕！」

「害怕什麼呢，朋友？」她從溫暖的草中抬起了身子，拿肘膀子斜支着，轉過頭，向他眼中微微一笑的問。

她是一個亭亭玉立的道地俄國典型的女子，黑油油的一頭頭髮，罩沒了耳朵，一雙眼睛烏溜溜的，對於像司徒達那樣羞澀的一個男子，有時竟要使得他不敢正視。

「怎麼，」他說，「我對於這一切該死的事情都覺得害怕。」

「什麼事情？」她毫不着急的問道。

當然，那些給了他恐懼意識的事情，他並沒有全部都告訴她。只是就在那天早晨，司令部裏曾經接到消息，說土耳其的國民軍，由凱末爾率領着，已經衝破了小亞細亞希臘軍的防線了。現在他們正向士麥納進逼，緊追着前面一支潰逃的希臘軍隊。又知道土耳其軍追到士麥納之後，也仍不會停止。他們不久就要迫近君士坦丁堡來，那時那區區幾個英國部隊，和那幾條軍艦，怕要連海岸線的布防也被切斷，更談不到保衛一個早已混亂沸騰的城市了。而且每一個土耳其人都把基督教徒恨入了骨髓，等他們來了之後，怕沒有一個基督教徒能夠幸免的。所以這個地方，大概像汪大這樣的女子是要住不成的了。

「我是怕的你呀，」他說。「我得了於你不利的惡消息了，姑娘。」

她聽了他說話的聲音，知道他這話不是隨便說說的。

她就坐起在草上，拍了拍他的袖子。

「你告訴我罷，」她說。「我是有勇氣的。我們要被趕出這塊可愛的小島嗎？我在這裏覺得很快樂，也知道這樣的日子是過不長的。人生原不能叫你這樣適意的呀！」

他見她猜得這麼快，不覺吃了一驚，隨即點了點頭，咳了一聲假嗽，因為他的情緒也被激動了。

「今天已經接到命令了。柏林基波島立刻就得撤退。這裏的人大多數要送到英布洛斯去。那裏不像這裏衛生呢！只有少數人可以到君士坦丁堡的佩拉區。講到你，我倒不勸你到佩拉去。將來那地方不見得會適意，或是——安全的。」

汪大凝視在馬木拉海上，看着那晶瑩的小浪，和那遙遠的海岸線。司徒達看得出她面色雖變蒼白，却還有一個奇怪的微笑掛在她唇邊。

「是生活的又一頁了！」他過了一會兒說。我可很不願意結束現在這一頁。

我經過了那紅色的恐怖和飢餓，經過了虱咬的生活，經過了流民的痛傷，覺得這一塊夢之海島是這麼的美麗，這麼充滿着和平的。我在這裏彷彿是一個童話，你就是我的王子，一禮拜三次渡過水來看我。好吧，你是要到君士坦丁堡去了。我們在那裏有時也會碰頭。也許碰頭的回數會更多些，那末將來我回想起這個島來的時候，就不會覺得懊惱，却可以借故你不能常常到那裏去看我，把那裏當做我亡命的地方了。」

這一番話，就是對司徒達公然的示愛，但因司徒達生性羞澀，所以他只紅了紅臉，故意把那話中的含意抹殺了去。

「你作這樣的打算很好。我到那邊也許會幫你一點忙。不過末——」他躊躇了一下，臉漲得越紅了——「我總覺你到佩拉去是不妥的。除了佩拉什麼地方都可以！」

「爲什麼呢？」她問道，並且一疊連的追問着，口氣之間，彷彿她當是他不願意她到一個可以和他天天見面的地方去，因而惱怒起來似的。

他又「佩拉！佩拉！」的重復念了幾遍，好像單是這一個名詞就可以解釋一切，而實在呢，這個名詞對於他自己，是確會解釋一切的。他在佩拉曾經看見過許多女子被拖進火坑裏去，其中有俄國人，像汪大一樣的，有希臘人，有亞美尼亞人，也同他在別處所見的沒有兩樣。他想起那些小食店裏的侍女，小酒館裏的舞星，爲着要維持極其起馬的生活，不得不裝着笑臉，竭力巴結着那些外國的軍官和商客，等到日子久了，誰保得不終有一天要陷入那些火坑裏去呢？那末像汪大這樣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子，又長得這般美麗，連自己也情不自禁，不免到那柏林基波島上去多跑幾趟的，她又怎麼能夠幸免呢？

他心中這麼想時，汪大早已猜着他的意思了。也許是在他念着「佩拉」這

名詞的神情裏面，她找到了線索的——原來他提起了這兩個字的時候，面上現出十分嫌惡的樣子。

她漫不經心的聳了一聳肩，微笑了一笑，說：「照我看來，那君士坦丁堡的佩拉區，也不見得就會比任何都市的任何一區特別危險些。我是說，以像我這樣的女子而論。我敢說一句，就連在倫敦，也一樣是有危險的。你說不是嗎？」

「危險沒有這麼大，」他答道。

「哦，那不見得，」她很快的答道。「對於那些生活在飢餓線上的，我敢包危險是一樣的大。我可並不怕佩拉。我什麼都不害怕！到那裏之後，也許我能在那一家俄國飯店裏找到一個位置。那末我就可以掙一點錢，來養活我那老祖父了。我們現在就去給他一個信罷。」

說着，她向青年的司徒達伸過一隻手，他們就手攜手的步行回到她和其他

俄國家屬分居的那座別墅來。

後來司徒達告訴我，說他在柏林基波過的最後一天晚上，是他永遠不會忘記的。當時在那裏的俄國人當中，有許多聽到了要撤退的消息，都像受到死刑的宣判一般。即使不至於如此，也像因海中船出了事而飄流到荒島上來的人們，雖然歷盡了艱辛，却正過得很快樂，如今却有船來拯救他們，要把他們帶回文明地域去，因而覺得十分不願意似的。原來彼時住在柏林基波島上的那些俄國人，既經逃出了包爾扎維克統治下的俄國，是已擺脫了一切的責任，一切的焦慮，和尋常的生存競爭了。他們在那裏，有英國政府供給他們吃的、穿的、住的——住的那些別墅，都是從前土耳其高級官吏的產業，如今那些業主都已跟凱末爾到小亞細亞去了。因此他們在那裏，生活過得非常安閒，一天無事可做，只是談談沙皇時代的舊事，以及各人怎樣逃出包爾扎維克恐怖的經歷，乃至到這島上以後的種

種流言、爭吵、戀愛事件和社交生活，因為他們仍舊還維持着舊時的階級，保存着尋常俄國人的命運主義，所以人人都樂天任命，儘量享受着生活。有的身邊還帶着幾個錢，就拿它來賭了，或是拿到埠頭上那所木頭蓋的飯館裏去請客請了。年紀較輕的一輩，則組織起一個樂隊來，大家狂舞一陣子。又或則到島中心去騎驢消遣，或則到樹叢之下，月光之中，去講愛言情，誰也不會想到這麼快樂的流亡生活是終有一天要完的。

現在，這一天終於到了。一經那撤退的布告在飯館裏張貼起來，那消息就像野火一般，一霎時傳遍了全島。那些別墅外邊，只見一羣羣的俄國人帶着陰鬱的臉站在那裏談話。有許多女人是哭了。有些老年人——他們是倫草爾軍中的舊將領，身上還穿着破零零的軍服，以及跟他們一同逃出的老太太們——坐在門口，叉着手，眼中停着一種恐懼的神情。那是人們因年紀老了，不願移動，倦於奔波，

並且料不定前途怎樣的一種恐懼。

當時司徒達穿着英國的軍服，帶着汪大從那裏走過，便有許多人圍上前來，迫切地向他問話。

「我們幾時得去呢？說我們必須到英布洛斯去，是真的嗎？那是個專會害熱病的地方呀！那末英國政府是不願意再維持我們了，是不是？它再也不管我們餓死的了！爲什麼不讓我們登在君士坦丁堡，跟我們在佩拉的老同伴在一起呢？」

司徒達耐心耐氣地一一回答了他們，同是一個問題得重復回答好幾遍。後來好不容易纔走了脫身，急忙跑進汪大所住的別墅，看見汪大的祖父正在房中寫舊俄宮庭的回憶錄，原來這老頭兒在舊俄時代也是個闊人，曾經做過拱衛京畿的軍長的。

當時，他穿着一件像托爾斯泰穿過的那種農民的襯衫，坐在一張矮凳上，前面放着幾口倒翻過來的裝貨箱，當做桌子，正僂着肩膀，在一本小孩子的習字簿裏寫着一段已往生活的故事。他有一部稀稀的白鬍子，一直掛到胸前，一張熟皮色的衰老的臉，上面長着一個筆挺的鼻子，一個高高的額頭，分明表現着一種莊嚴而憔悴的氣象。

汪大拿一隻臂膀攬住他的頸項。「祖父，我們有一個消息告訴你。並不是壞消息，只不過我們又得換過一種生活了。」

「我知道，」老頭兒說。「我在一百碼地面以內就已聽到過一百次了。像這樣造謠生事，這裏柏林基波是比莫斯科還要不如呢。」

他在他孫女兒額上親了個嘴，很關切地看着她。

「在我，是不管什麼事情都不要緊的。我是快要過去的人了。可是你，你還有

你的將來。這麼年紀青青的，我是替你的將來害怕呀，汪大。你的前途有那麼多的危險，你的面前有那麼多的困苦，我的小東西，還有那無可奈何的貧窮在等着你。要是我害起病來了，或是不得不離開你了，你將來在君士坦丁堡怎麼辦呢？」

「離開我！」汪大假裝憤怒的嚷道。「怎麼，祖父，你不見得會丟開我逃走呀？」

他帶着一種傷心的微笑搖了搖頭。

「我是老了，衰了。我也許等不到結束這部回憶錄就得走的。那末就丟你一個人，在世界上了。對於孤身的孩子，這是一個萬惡的世界呢，我的可憐的寶貝。」

「若是你能維持着你的勇氣，保持着你的興致，這也還是一個很好玩的舊世界，」汪大說。「而且，你不要忘記我是有着好朋友的，祖父！真的，你還沒有跟司徒達大尉說過話呢。」

那老頭兒急忙的站了起來，抓住了司徒達的手。「他肯光顧到我們家來，我總覺十分榮幸的。」他說。

汪大走到另外一間房裏替他們烹茶去了。一等她去了之後，老頭兒就很激動地對司徒達說道：

「我的親愛的先生，我現在要奉托你一件小事，請你不要見怪。」

「不論什麼事都可效勞。」

老頭兒躊躇了一下，熟皮色的臉上泛過一陣紅，這纔又重新變成了蒼白。

「貴國的政府，」他說，「把我們舒舒服服的安頓在這裏，我們真是感激到萬分。我們爲要分得貴國的救濟，自然不能不自命爲一無所有的難民。至於我，這話是不完全真確的，雖然我也實在已經是破家蕩產，和其餘的人一樣。只是我爲我孫女兒的緣故，還藏着一點東西在身邊。那是兩顆小小的鑽石，先生，我帶了來

以備不虞的。這兩顆鑽石是我家數代相傳之寶，現在在世界市場上總還值得幾個錢——幾百個金鎊總可以罷，我想。」

「值得那麼多嗎？」司徒達問道。「那是很大一筆款子了呢，先生。」他知道有許多俄國的亡民，要把鑽石去賣給君士坦丁堡的猶太商，他們的出價却是可慘得很。

「我這是好貨色，」老頭兒說。「沙皇有一次看見了，他告訴我，這在俄國是要算極品的。我所以把它藏起來，都爲的是汪大這孩子。我把它當做我最後的富源，等我死的時候，免得把她一無所有的被丟在這個到處都是引誘和恐怖的世界。」

說到這裏，他又湊近了司徒達，和他耳語道：

「親愛的先生，我是想奉托你去替我賣了它。現在歹人多，專要搶我們可憐

俄國人的東西。君士坦丁堡也有很多的賊。倘若你先生肯拿它去賣了，把錢存起來，好好照管我那小女孩子，不讓她挨餓，或是去出賣靈魂，那我就死也可以瞑目了。你也許要說我這請求太冒昧了。但我想你是一位英國的紳士，你對於一個死到臨頭的可憐老頭子是一定可以了解可以原諒的。」

青年的司徒達對於這個老邁衰耗的老頭子頗動了憐憫之心。這老頭子似乎是有了一種死之預感，也許就因這要他們離開柏林基波的命令而起的。所以他之要替孫女兒擔心，也就難怪了。

「東西我總盡力替你拿去兜賣就是了，」司徒達道。「可是賣了來的錢，還是你自己存着的好。我也許不會在君士坦丁堡耽下去的。」

老頭子道：「不，不，一定得你存放着，等將來汪大取用。也許是——」他忽然把話斷了，帶着願望地把司徒達看了看——「也許是，」他經過一個長的停頓

才慢慢的說，「有一天你和她可以分來用的。那時候我該有多麼快樂呀，無論還活着或是已經死掉！」

青年的司徒達一聲不響，臉孔紅了起來。但後來他自己對我承招，說當時那老頭子暗示他跟汪大共同生活的話，是他再願意也沒有的。可是他當時只拿一份參謀大尉的餉銀，又有一個母親和兩個姊妹在一個英國的教區裏靠他供給，他又怎能夠要求什麼女子和他共同生活呢？無論如何，他的最近的將來是一點沒有把握的。也許和土耳其要發生戰爭，那前途是不堪設想。在這樣的時候，要跟一個女子去談結婚，是有些欠公道的！

老頭子又說了一遍，「我該有多麼快樂呀！」然後，輕手輕腳的走過房間的那一端，蹲下了身子，從房角落裏一堆破布底下檢起一隻長統靴子來。

「這是我藏寶的地方，」他吃吃的笑着說。「這就是我的寶箱。這隻破靴子，

是跟我長途跋涉了許久的！」

他將手插進了靴統，在腳趾頭裏拿他那骨瘦磷磷的手指耐心摸索着。漸漸地，那個微笑從他眼裏消失了，却有一種恐怖的神情爬了進去。

「奇怪！」他說。「奇怪！」一面還是在那腳趾頭裏拚命的摸着。

突然，他的面孔帶着一種痛苦的神情溼漉起來，並且發出一個悲慘的呼叫。

「我的寶貝！它跑了！什麼魔鬼偷了我走了！」

他丟下了靴子，捏起拳頭在牆壁上拚命的打，口裏嗚咽着，呻吟着。

「這寶貝是我給小汪大貯蓄的呀！這是她的靈魂和肉體的保障呀！是她唯一的遺產呀！上帝啊，上帝！它是給偷走的了！」

司徒達告訴我，說他當時看見這悲劇，自己眼中也禁不住湧出眼淚來。因為這並不是一種自私的悲痛。老頭子是完全替那女孩子着想的。原來當國內革命

紅潮起來的時候，這女孩子的父親——就是老頭子的兒子——以及她那嚇失了魂的母親，都被捲了進去了，只賸他祖孫二人逃命出來，無論在裝兵的車輛上，在農場的長車上，在難民收容所裏，都全靠這女孩子攙扶老頭子一手，因為在那大恐怖的日子，她的勇氣倒比他大得多哩。

但是司徒達對於老頭子的同情，馬上就變成了對於汪大的驚異。當時汪大聽見老頭子的叫喊，登時跑進房來，及問明了是鑽石被竊的事，她却——據司徒達所說——是「絲毫不動聲色」，不但對於自己的損失毫不在意，反倒說了許多話去安慰老頭子。

「這是算不了什麼的！」她說。「只要我和你，祖父，能夠平平安安的在一起，還有什麼事情值得傷心的呢？我的身體很強壯。我是能夠工作的。像現在這樣靠人救濟的閒蕩生活，我也過得厭倦了。我們到君士坦丁堡去，等我找到了事情，我

們會得比現在更加快樂。」

老頭子還是哭着，可是後來也慢慢的平靜下去了。至此，汪大才走得脫身，送司徒達上船到君士坦丁堡去。那是一個可愛的晚上，天上是點點的疎星，底下是一碧晶瑩的海水，小波浪打上了海岸，閃起了隱約的燐光。往後看時，那些難民所居的土耳其別墅，都有燈火從窗口透漏出來；有些窗口是開着的，傳來了孩子們的哭聲，還有一個窗口裏，可以隱約聽見一個婦人的啜泣。

「這是在柏林基波的最後一晚了！」汪大說。「我真不曉得這裏這許多人要碰到怎樣的命運呢！」

「前途是變幻莫測的罷！」司徒達口雖如此說，心裏却想起了前途無限的悲淒。

汪大望過了那明瑩的海水，凝視在對面黑沈沈的海岸線上，低聲說道：

「我想一個人只消稍有一點兒勇氣，或者就能造成自己的命運罷。他們是沉溺在命運主義裏面了。這是我們俄國民族性的一個弱點。」

「你可沒有這弱點！」司徒達說。

「我也是一個命運主義者，」她回答道，「可是我還有我的青春，我還不像老一輩人那麼感到疲倦。」

說着，她將手放在他的臂膀上，給他一個溫存的接觸。

「人生是多麼美麗呀！」她說。原來她雖身受着這樣的苦楚，却還以為人生是美麗的。

那天晚上，他在那船埠頭第一次和她接吻。及至他的渡船離岸已遠了，他還看見她亭亭玉立在那閃爍的波光之中，將她自己的手吻了吻，飛送過來。

誰知司徒達一到君士坦丁堡，就奉到參謀部的命令，不日要跟英國軍隊開

到海峽對面的查納克地方去了。這一個調動，對於他本人倒沒有什麼，對於汪大却是一個不幸的大打擊。當這時候，士麥納已經被土耳其的非正規軍所攻下，陷入了極大恐怖之中，原來土耳其軍一到那裏，就放火焚燒城裏的亞美尼亞區，並將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肆意屠殺，當即有幾十萬人狂奔到碼頭，企圖趁船逃走，却因人多船少，彼此搶先，以致紛紛落水溺斃，不計其數，而回頭看看城裏，則已整個在烈焰濃煙籠罩之中了。

據司徒達告訴我，當時那碼頭上一片慘叫之聲，是要冷徹全世界的靈魂的。同時，君士坦丁堡的難民和基督教居民得到了這個警告，也立刻被恐怖所統治。司徒達又說，當時住在佩拉區的那些希臘人，亞美尼亞人，俄國人，猶太人，面上現出那種驚怖失色的樣子，是他生平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在他們看來，士麥納的失陷和那一番屠殺，便是給他們自己的死寫了保證書了。當時英國軍隊退駐

查納克已在凱末爾部下的土耳其軍隊三面包圍之中，凱末爾又要求他的軍隊可以自由通過君士坦丁堡海峽，於是法國軍隊退出了查納克，聲明不再給英軍援助，因此君士坦丁堡居民的恐怖愈益加甚。

城內頓時發生了種種險惡可怕的謠言。沒有一天晚上沒有一兩個駭人聽聞的消息，像野火一般霎時間傳遍了全城，一會兒說土耳其兵已經到了加拉塔橋頭，馬上就要開進佩拉區來了，每一個基督教徒的腦袋都要被砍了；一會兒又說，波士福魯海邊上已經在放火屠殺。有些希臘咖啡館和俄國咖啡館裏的舞女，已經是嚇出病來，再也不能跳舞了。佩拉區的如狂的夜生活，以及它的種種罪惡，都還照常的進行着，但是它的人工的繁華，籠罩着一種白嘴唇的恐怖，而超出那粗燥的音樂之上，往往浮起了一些歇私的里亞的婦人的哭叫。只有那些英美的水兵是平靜的，麻木的，雖然他們比當地居民知道得更清楚，要是土耳其人一下

暴動起來，查納克的砲聲一下响起來，其中有多數人是絕對不可能有保障的。

而如今就是這一個城市，汪大那女孩子和她的祖父，在另外一船難民裏面到來了。

司徒達到碼頭上去接了他們，用一輛馬車載他們到一家預先覓定的寓所。這寓所離開他原來的營房不遠，就在英國公使館背後的那條街上。這並不是一個難民收容所，乃是一家私人的公寓，布置得非常簡陋，却是十分清潔。它的主人是以色列人，司徒達已經預付了他一個月的租金。這一點錢是他從自己的餉銀裏竭力掙節下來的，並且汪大也並沒有期望他替她辦這樁事。

「你太慷慨了！」她對他說。「等我得到工作，我會還你的。」

他明知道在這城市裏，充塞着這許多赤貧的俄國人，又加英國防軍要開去增援查納克的一線，以致許多咖啡館小食店都已關起門來，找工作的機會並不

會好，可是他並沒有對她明說。

至於那老頭子，雖已經憔悴得搖搖欲倒，却一逕跟汪大鬧着，說是應該他去做工，掙錢來養活她的，又怪她不該把他當做一個老小孩子看待，又說他還有氣力，到酒館裏去做做侍者是可以的，就是替人家洗洗碗碟也無不可。汪大也不和他多辯，只不過對他笑笑。

「那就好瞧的了！」她笑嘻嘻的說。「堂堂一位拱衛京畿的軍長，替小飯店裏洗起碗碟來了呢！不，我們還不至於到這地步罷，祖父，我還是要替家裏爭點門風的。」

後來司徒達臨動身到查納克去的那天晚上，她告訴他，說她已在小酒家裏謀到一個賣節目單的位置了。司徒達心裏想，這也算不得爭門風的好方法，並且對她本身是有絕大危險的。據她自己說，工資並不多，不過有些軍官們很慷慨，她

可以弄到不少的外快。她希望弄起點錢來，使他的祖父舒服舒服，至少也要叫他吃得飽。

司徒達歎了一口長氣，帶着一種淒苦的神情看着她。

「那是一個可怕的地方呢！那裏是充滿着罪惡的！那一班軍官，都是出來獵艷的呀！那一班土耳其人和利凡得人，都是根本不曉得禮教是什麼東西的！加上像你這樣的美哩！我的好上帝！」

他的愁惱使她感動了，却不會使她驚駭。因為她對她自己是非常有把握的。

「我在那裏當然不見得有趣，可也不見得比旁的地方更加危險。我知道怎樣當心我自己，親愛的，特別是當你在我近邊保護我的時候。」

原來直到現在，他還不會告訴她關於查納克的事。他始終都希望自己還可以在君士坦丁堡耽下去。可是就在那一天，他已經接到了命令，當夜就要跟其他

的軍官一同渡過海峽去了。

於是他用着一種斷續的聲音告訴她。

「我是不能再在你的近旁了，汪大。我是奉命要到查納克去了。如果戰事起來的話——」

這是她生平第一次稍覺有點驚惶，生平第一次失却了她的勇氣。

「你要走了嗎？也許去打仗去罷！上帝，可憐可憐我們女人罷！」

他第一次看見她哭，但當他拿臂膀摟住她的時候，她又從眼淚裏微笑出來。他見她那樣的溫存，這纔明白他們的愛是將何等的快樂，只要運命給他們一個機會的話。當這時候，她的祖父已經在隔壁房裏睡覺了，他們兩個人一直談到了夜半，司徒達纔動身走。臨走時，他想要給她一點錢——兩張十鎊的鈔票——可是她不肯收，並力說她用不着錢。

「我所要的只是你的愛，」她說。「那可以使我富有。」

他們在那恐怖之城的小小一間空房裏，像愛人一般的談着話。從那房間的窗口，看下去是一片土耳其人的墳場，豎着雪白的墓石，森森的柏樹，當時正從近處一個回教堂的尖塔傳進一派曳長悲楚的鐘聲，是召集信徒們去做祈禱的。附近一條僻街上，則傳來了來福槍聲。一些酒醉的水兵，正從佩拉路上搖搖晃晃的走過來，口裏唏哩嘩啦的唱着。小酒家裏那個俄國樂台嘎聲的音樂，一陣陣載在這土耳其夜晚的安靜空氣上飄蕩過來。可是在這一間房裏，一對少男少女正是臂挽臂的坐在黑暗中喁喁情話，因而這一切聲音沒有那一樣能打破那愛情的魔力。後來司徒達羞答答地和我談起當時的情景，還深自譴責，覺得他當時忍心走了，很對不起汪大。我可覺得他並無可深自譴責的理由。他之奉命到查納克去，以致不得不丟開這女孩子，讓她自己去冒大險，那是不能怪他的。後來他到查納

克不滿一個星期，就害起了昏迷的傷寒病，以致不得不抬到戰地病院裏去，那是更其怪他不得了。然而對於汪大，這可是真正的惡運。

在小酒家的咖啡館裏，那些女侍者沒一個不塗脂抹粉，憔悴不堪，獨有汪大還是個嬌嬌嫩嫩，青春欲滴的女子，這就成了她惡運中的惡運了。她一出了場，就沒有一個男子的眼睛不被她所吸引。在那裏的許多賣節目單、賣甜酒、賣捲烟的女子，以及伴舞的女子，大多數也是俄國人，但有她站在裏邊，就像一顆耀眼的明星一般，使一切都失了顏色。於是那些法國、意國、英國、美國、土耳其的軍官們，以及一切國藉的下等商客們，都把視線集中在她身上，大家紛紛的議論起來。

「你看那小東西真漂亮呢，」司徒達的一個朋友將她指給我看。

「一定是上等人家出身，」另外一個軍官道。「雖在這種藏污納垢的地方，也是分辨得出的。」

大家都喜歡她那種高興和勇敢的樣子。那種精神，她在開頭幾天裏面，是顯得很自然的，但後來司徒達沒有信來了，情形也一天壞一天了，就漸漸覺得有些勉強起來。

過了一個月之後，事情開始壞起來了。她的那點工資，沒有外快，不夠付下個月的租金，或是她祖父的食品，而老頭子又病得很厲害，已經不能起牀了。那個以色列人的房東，爲怕土耳其人的屠殺，早已不知逃到那裏去了，他們祖孫女兩個，因而不得不搬到一個醜陋到不可名狀的苦地方去住，那裏是虱子滿牆爬的，院子裏擁擠着許多難民的孩子，只聽見一片哭聲，還有許多是害着痢疾和傷寒的。汪大竭力把房子收拾乾淨，竭力使她的祖父能夠舒服，又爲要使他吃得飽，甯可自己半餓着肚子，但是晚上到小酒家去，却要裝得高興漂亮，能夠盡職，故又不得不吃飽了才有氣力。

小酒家裏有她的一個朋友，願意給她一點外快，以彌補她那低微的工資，可是她不肯收。原來這樣的外快，除却那種不自尊重的女子，或至少是生活上再沒有其他希望的女子，情願給酒醉之後的男人或是任何種類的禽獸拿去玩弄外，是誰也不肯接受的。不過小酒家裏的飲客，也並非全部都是禽獸。有些外國的軍官，英國的和法國的，也都是好好的青年，不過因遠駐在這君士坦丁堡地方，難免要感到厭倦，因沒有他們自己的女伴，難免要感到寂寞。所以他們遇見美貌的女子，要把眼睛瞟她們幾眼，或去向她獻殷勤，甚至於去奉承她，那也是很自然的。但是用意也還是一樣。所以像汪大這樣，等小酒家裏演完一套節目，馬上就溜了出來，回到自己卑陋的住處，去服侍她那病在牀上巴望着她的祖父，那就當然拿不到他們的金錢或贈品，得不到他們的請客了。

有一次，汪大的一個女朋友——小個兒的伯爵夫人奈希亞，出於好意的把

此中情形直白告訴牠。

「最最親愛的汪大，你要是沒有一個愛人來維持你，那是要餓死的呀。我們不管是情願也罷，不情願也罷，既然處了這個境地，就都不得不如此的做法。」

「我是有一個愛人的，」汪大說。「我甯可餓死，也不情願辱沒他的愛。」

那小個兒的伯爵夫人聳了聳她的肩膀。

「他現在在查納克，對你有什麼好處呢？你在這裏也得要一個，而且可隨你選擇的——英國人，法國人，土耳其人。他們沒有一個不歡喜你的呀！譬如說，那個乍伏司的青年軍官罷。」

汪大笑了笑，搖搖她的頭。

「法國軍隊已經丟下了查納克的英國軍隊走了，要是我跟一個法國軍官做起朋友來，我對於我的英國愛人，就成了一個內奸了。」

「我想法國軍隊的舉動也並沒有什麼不對，」奈希亞說。「他們只有這樣，才免得我們受土耳其人的屠殺。可是你拉上了政治問題做什麼呢？我只是爲你的健康着想呀，親愛的。你是慢慢的瘦了，蒼白了。這裏佩拉地方的軍官們，沒有一個不要請你到他桌上去吃飯，你又何苦一定要挨餓呢？你這真是白癡了！你這樣的做品，對於我們其餘的人是不公道的。我們這班可憐的女人，都在這裏碰運道過生活，獨有你一個人裝得這麼高高在上的，這叫我們太難堪了！」

「我並沒有責怪你們，」汪大說。「我對你們只有憐憫和諒解。只是我的運道和你們不同罷了。我只要能夠忍耐下去，日後自會有好結果。我的英國的愛人，而且他的家是在英國呢！這難道還不值得一等嗎？」

「不過你如今餓死在佩拉的冷街上，又怎麼等得下去呢？你要是死了，你想你那可憐的老祖父怎麼辦？」

汪大聽見這幾句話，自己也覺得臉上頓時失色。這一個問題，正是她一天到晚，有時甚至於通宵不睡地，拿它在自己心上搓磨着的。要是在司徒達沒有從查納克回來之先，她就害起病來，或竟是死了，那她的祖父要怎麼樣呢？那老頭子現在已經是不能起牀，並且和一個孩子一樣，連一點小事情也要她服侍的了。他沒有了她，一定要覺得寂寞，無依靠，可是他同時又覺得他自己是她的一重負擔，所以又非常的忍耐，非常的可憐她。他自從丟失了寶貝，精神就一蹶不可復振，並且一逕慄慄危懼着，一逕在責備自己，擔心着將來汪大不名一錢，在這可怕的世界裏怎麼過活。

「我是一塊毫無用處的廢物了！」他呻吟道。「我恨不得能夠起來做一點工作！我的可憐的小東西，真難爲你還得維持一個愚蠢的老頭子，其實他對於上帝是毫無用處的了。」

「你一逕是我的侶伴呢，」汪大說。「你對於我，同時是父親，是母親，也是兄弟。我要沒有你，叫我怎麼辦呢，我的老祖父？」

她因好久沒有接到司徒達的信，心裏不免恐懼，又因所得的工資不夠維持二人的生活，難免有一個終要餓死，便又是一種恐懼，但是都沒有在她祖父面前流露過。她自己却一逕在焦急着，爲什麼她的愛人沒有信呢？她一次一次的跑到那以色列人的房子裏去探問，以爲他已經回來了，却找不着她，也未可知的。可是那房子始終是關在那裏，門在那裏。她又再在門底的縫裏仔細窺探，也許有他來的信塞在那裏，可以給她希望和快樂，或者寄給她一點錢，也說不定。

有一次，有一個英國軍官到查納克去，汪大托他帶一個口信給司徒達，可是個星期又一個星期的過去了，終於不見有回信來。他是忘記她了罷。就是這一個疑慮，爬進了她的心，使她失却了勇氣。也許他不過是玩弄玩弄她，也如君士坦

丁堡的其他許多俄國女子被人玩弄一樣，現在他既然走了，也就樂得將這一幕容易引起糾紛的插劇趁此結束了罷。

正在這個時候，就是她對於司徒達的信心起了可怕的動搖，而自己因營養不足不免意志薄弱下去的時候，她被君士坦丁堡一個聲名狼籍的青年土耳其人叫尤皂虎的注意到了。這土耳其人是個軍官的兒子，他父親是在凱末爾部下當騎兵團長的，他母親就是著名的法馬夫人，是土耳其近代運動的最最開明而慷慨的領袖之一。在加拉塔橋那一邊的斯丹波爾地方，所有的土耳其人都對她十分崇拜，因為她平日對於救濟平民及教育婦女都非常之努力。至於舊派的土耳其人，墨守着舊傳統不肯放鬆的，則對於她雖不能說是憎恨，却是都不喜歡，那是因為她常常不戴面幕就在街上跑，而且鼓勵土耳其女子養成歐洲的自由習慣之故。誰知這樣一位人格高尚心地光明的女太太，却會生下尤皂虎那樣一個

兒子來，因為他簡直是一個流氓，而且是荒淫無度的。那時他年紀是二十二左右，面目生得頗嬌好，要是不戴着土耳其帽子，簡直認不出他是一個土耳其人來。他倒像是一個南方的意大利人，而且在沒有喝醉酒的時候，或吸醉科卡因及其他毒物的時候（那是他在佩拉的希臘女子當中學會了的），他的舉止行動也頗是溫文爾雅。在王宮飯店裏，以及大馬路上那些頭等昂貴的酒館裏，他是一個極熟的顧客，因為他常常帶着俄國女子或希臘女子到那裏去取樂，只要那些女子能夠討他的歡喜，他對她們是肯姿意揮霍的。他有一座別墅在波士福魯海峽邊上，便是他藏嬌的地方，我會聽說裏面有過許多酗酒荒淫的故事。他又賅了一隻小汽艇，常常橫衝直撞地駛過黃金角，將那些小船的船家嚇得像小鷄一般，急忙移船躲避，又有一部雙馬車，由一個青年的土耳其馬夫駕駛着，天天挾着他新近結識的女人招搖過市。

就是這樣一個傢伙，有一天晚上在小酒家裏，從許多女人當中一眼看中了汪大，登時就轉上了她的念頭，這是當場的許多旁人都看得出來的。當時他本來坐在兩個希臘女子中間，吸着一支烟捲，傲視一切地對四周的觀衆溜着眼睛。霎時間，她的視線被汪大吸住了。似乎她臉上有一種風神，周身有一種韻致，立刻把他的靈魂兒勾了去。他於是將身子挺直起來，眼睛一逕釘在她身上，跟着她在那些桌子中間走來走去，向聽衆兜賣着節目單和烟捲。及至她將近他的座位，他就給她一個招呼，她微微的一笑，遞過一張節目單給他。

「不是那個，」他用極純熟的俄國話對她說。「我不耐煩看這一種蠢表演。我要跟你談談。來到我身邊坐下，等一會我們一塊兒出去吃便飯去。」

隨即狠聲狠氣地對那兩個希臘女子之一說：

「你替我滾開去。我不要你了。你就只會笑。」

那個女子氣得恨不得馬上殺了他，把汪大狠狠的瞪了幾眼。

「你們土耳其人是還沒有文明的，」她聳了聳肩說，仍舊賴在椅子上不動。
尤皂虎粗暴地大笑起來。

「這裏佩拉地方的文明，正是我們土耳其人心目中的地獄。我已深悔不該叨受這種文明的灌溉了。不過，你請起罷，你這文明的小標本。我要跟這位小姐談話了。」

說着，那孩子——因為他其實比一個孩子大不了多少——就將那女子坐的椅子猛力一推，使得那女子砰的一下跌坐在地板上。還有那一個希臘女子哈哈大笑了陣，近旁坐着的美國水兵，則都大縐其眉頭。

「坐下來，」他對汪大說。

她狠生氣地走了開去。

下的希臘女子。

「我是不坐在野蠻人一起的！」她一面傲慢地說着，一面彎下身去攙扶地下的希臘女子。

尤皂虎向她微笑了一笑。

「你總可以跟我一起去吃飯去罷，」他說。「我喜歡你那驕傲的憂愁的臉子。這是跟別人不同的。你美得像一朵嬌嫩的百合花。這麼的潔白，這麼的精緻。咱們走罷。這個地方叫我討厭極了。」

他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巴巴結結的伸一隻臂膀給牠。

「我是由不得你命令的，」汪大說。「你要是對一個女子野蠻，這裏——就是在這種地方，——也會有男人出來保護的呀！」

他對她哈哈大笑起來，眼睛裏却還沒有流露出忿怒。

「我並不是對你野蠻，」他回答道。「我也沒有命令你去跟我吃飯。我是請

求你。我要是愛上了好的女人，我是對他們很謙恭的。我看你是一個好女人。可是你要再在這種不名譽的地方住下去，又怎麼能夠好下去呢？」

她不睬他，別轉頭就走，他當時也並沒有追趕她。可是第二天晚上，他是獨個人來了。她看見他眼睛一逕釘在她身上，帶着一種熱烈的好奇心。她不願意走近他去，可是等表演完了之後，他在園門外等着她了。

「親愛的小姐！」他走在她身邊對她叫道。「我實在對你說，我是愛殺了你，你不要當我說謊罷！難道咱們就不能做朋友做侶伴嗎？你無論要什麼東西，我都可以買給你。我在波士福魯海峽上有一個別墅，那就是你的了！我還有一隻小船，可以在黃金角裏像天鵝一樣的走，你也就是它的女主人了！你要買綢緞，買珠寶，買佩拉地方的無論什麼東西，只要你隨意挑選，我都馬上拿它們堆到你腳跟前來，也不望旁的報答，只望博得你一個微笑。你說，還不是便宜的買賣嗎？」

汪大却並不要那波士福魯峽上的別墅，也不要那黃金角裏的遊艇，也不要任何的首飾或玩藝兒。她只要能吃一點比乾麵包略爲好吃的東西，只要幾枚雞蛋拿去給那躺在家裏害着熱病的祖父吃。

她朝過臉來對着那青年土耳其人，眼睛裏閃出一道光來，從那佩拉宮牆邊的黑暗裏射在他身上。

「我是快要餓死了，」她粗暴地說。「並且有一個老祖父在那裏害病，一點兒沒有辦法。你要是不望什麼報答，也不要微笑，也不要做朋友，也不要你所說的愛，只是出於慈悲心的救濟我，那麼你可以給我什麼罷？」

他聽見這幾句話，又見她有這麼突然的要求，倒不覺吃了一驚。也許這個土耳其青年雖然腐敗，底下却還藏着一付俠義心腸罷。他當即將手插進口袋去，掏出一捲土耳其的鈔票來。

「你拿去罷，」他說。「這在我，是算不了什麼的。講到咱們做朋友，那可以等將來再說，也不必當做買賣。再見罷，姑娘。」

他把鈔票塞進了她的手中，就急忙別轉身子丟開她走了。

也許他具有東方人精細的腦筋，知道這一個毫無條件的贈與，便是鎔化她那冰冷態度的最好方法。因為這是可能的。而事實上也確乎如此，雖然我當初以為是出於一種突然的義俠。可是汪大既然手裏拿了這個毫無條件的贈與——這筆為她活命所需的外快，——自然她對他的觀感要好得多了。此後一個星期裏面，他每天晚上都在小酒家門口等着她，可也總不過對她舉了一舉手，微笑了一笑，便說了聲「再會」走開了。在那黑暗之中，她常常偷偷的掉過頭，看他有沒有跟着她來，也總都沒有見他跟來。及至後來有一天，在中飯前的時候，她在街上碰到他，坐在一部紅綢子鑲墊的馬車裏。他一瞥見了她，立刻停了車，跳下來，用土

耳其人的行禮法，撫了撫胸，舉了舉手，說道：「跟我去吃中飯好嗎？就在佩拉宮裏！沒有條件的。我也不要你的微笑，也不要你做朋友，也不要你的愛！我只求你讓我奉陪你一會兒，並且容我必恭必敬的瞻仰瞻仰你。」

「我是會去的，」她說。「並且要謝謝你的救濟，可是除救濟之外再不謝你別的。」

「那也算不得什麼救濟呀，」他說。「不過是一點兒廢紙罷了。」

他將她扶上了馬車，她就和他並坐着，却不知道過路的人看見她和尤皂虎坐在一車裏，已人人都在注目，當做一樁有趣的新聞看了。大家總都以為這個聲名狼籍的土耳其青年又弄到手一個俄國的女人了。

那一天，在佩拉王宮飯店裏，剛巧尤皂虎的母親——那位大名鼎鼎的法馬夫人，——也在那裏請客，請的是幾位學新裝飾不戴面罩的土耳其太太。尤皂虎

見了母親，恭恭敬敬的對她行了一個禮，却把她眼中責備的神情佯爲看不見，便到那大餐間的另外一端替汪大和他自己找了一個座位。

汪大因自己身上衣衫襤褸，有些自慚形穢，只把她脚上一雙破爛的鞋子拚命往桌子底下藏縮。但是她看見這麼大的餐室，這麼雪白的枱布，這麼亮晶晶的銀器，也不覺有些欣喜。這一番景象，使她頓然記起世界沒有崩潰之前的舊時俄國來。正在想時，有一個穿黑色軍服的哥薩克軍官，跑過來向他鞠了一躬，然後對她身邊的土耳其青年狠釘了一眼，又重新對她看了看，彷彿對她不勝憐惜的樣子。原來這人就是基基蓋諾夫將軍，是她父親生前的一個朋友。同時，尤皂虎的母親也從那邊桌子上不住的看着她，烏油油眼睛裏送過來憎恨的利劍，可是汪大自己並沒有覺得。

尤皂虎自始至終都沒有粗率的舉動。他只替她點了幾樣極好的菜，一逕都

對她非常客氣。他們談的話並不很多，只有一次兩次他向她獻了一點小小的殷勤。

「你的手生得真美？」他說。

「它們是做工的手呢，」她答道。「我們俄國人現在是再不怕勞苦的了。」

「你眼睛裏含着很大的憂愁，」他後來說。「世界的悲劇是在你的靈魂裏。這是我也懂得的，雖則我自己是竭力要把它忘記，並且故意在這裏做着些無聊的事情。」

「你們土耳其人是在堆積悲劇呢，」她答道。「士麥納這一個字將用血的字母來寫了。」

「哦，士麥納！」他不在意地說道。「這也未免說得太誇張。那是該希臘人負責的。」

關於這一點，她也不同他爭辯。後來他問她對於戀愛這東西是否相信，她就非常坦白的回答他。

「我不相信像你這樣子的戀愛！你是一個土耳其人，你們以為女人就是你們的奴隸和玩物。」

「你這話並不公允，」他說。「我們土耳其人對於女子原有崇高的理想。可是在佩拉就說不上了！在這些歐洲的女人當中就說不上了！她們都是一些污濁的動物，我在她們裏面已經失掉了我的身分和榮譽，並還辱沒了我父親的名。」

「那末我也就是其中的一個呀，」汪大道。「我是一個俄國的女子，就是你們所不尊重的，雖則你們還在利用她們的貧窮和墮落。」

說着，她就站了起來，預備走了，虧得他用盡了卑躬屈節的態度，才好容易把

她留住。

「對於你，」他說，「我實在有着不可限量的尊重，爲的是你的勇氣和傲氣。你是能把男人們從獸性裏面救拔起來的一個女人。我之尊重你，如同尊重我的母親一般，就因我母親的靈魂非常美麗，我只覺得不配做她的兒子。」

他這一番話，只有上帝纔知道其中究竟有沒有誠意。原來他是一種由邪惡和俠義混成的奇異混合物，一方面是十分頹廢，一方面却又有一線的禮意。

後來汪大終於起來要走了，他也不再強留，但當他和她從餐桌上站起來走開的時候，却發生了一幕活劇，那是有好幾個英國軍官和其中的一個哥薩克人都聽到的，所以立即在大馬路上傳爲話柄。

原來正當他們站起來要走的時候，尤皂虎的母親，那位法馬夫人，就走過她兒子的跟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臂膀。

「你是辱沒了我並且碎了我的心呢，」她故意用俄國話對他說，好讓汪大也懂得。

然後又朝過來向着汪大，面上顯出一種悲劇的和敵意的神氣，可是又帶着點兒悲痛和哀憐。

「你能不能放鬆我們這個土耳其青年呢？」她問道。「你的引誘和你的需要，我是諒解的，可是你有那英國人，法國人，希臘人和以色列人，難道他們還不夠供你的淫蕩，你的迷毒，你的邪惡嗎？在戰爭之前，土耳其青年是不受佩拉的罪惡傳染的。現在，他們是在這個罪惡的城市裏受毒了。我們土耳其的女人，都懷着一顆將碎的心，監視着我們的兒子的被毀。我們都在禱告我們的上帝，希望他們不受你們的蠱惑。將來我們土耳其種族得到勝利的時候，它的靈魂怕已丟失在你們這班濫污基督教女人手裏了。」

當她說這番話時，四下寂然無聲，餐室中的人們都拉着耳朵靜聽着。然後，青年的尤皂虎大光其火的發話了。

「你在這樣大庭廣衆之中侮辱一個基督教女子，真是可怕極了！這種行爲是和我父親的名譽有關的。這也就是對於我的一個侮辱！」

這時汪大是連嘴唇也發白的了。她對於尤皂虎母親的可怕的譴責，一句話也不回答，（因為對於這事，至少她是無罪的，）便裝着一種嫌惡的姿勢，匆匆走出餐室去，當時坐在口門桌上的其他一些土耳其婦人，都用蔑視和憎恨的眼光看着她，她都不覺得了。

青年的尤皂虎急忙追上她去，對她道了無數個歉，說了許多真心遺憾的話。他要拿自己的馬車送她回去，她拒絕了，獨自個回到她的陋室，她祖父正躺在牀上睜着疲倦的眼睛在等她，見她回來才露出一點高興的樣子。那幾日，汪大因得

了尤皂虎那筆款子，曾經替他買了一些新鮮的雞蛋，一些烟草，一些暖房間的燃料，以及一些她和他共同享受的舒服品。老頭子見她這樣突然富了起來，也會覺得有點神秘，甚至暗中發生過一種恐怖。可是現在他也滿意了。他以為事情很簡單，不過是出於上帝的好心罷了。總因汪大在小酒家裏做事伶俐而勤勉，所以加了工資了。汪大自己也是這麼暗示他的，並且也會感謝過上帝。

他如今只有一樣愁惱，就為那青年的英國軍官沒有信來。原來老頭子覺得他待汪大太好了，以致曾經做過許多白日的夢，只是不敢告訴她。

及至司徒達到查納克去後的第十個星期上，汪大這才對於殘酷的命運稍稍有點屈服。那時候，尤皂虎的贈款已經都用完了。飢餓對她的面孔瞪視着，她只能買劣等的麵包給她祖父吃，而她祖父却已差不多不能吃了。現在只有一條路

可以逃避，那就是到波士福魯海峽上一個小別墅裏去，尤皂虎是在那裏等她的。在那裏，將有一個房間給她的祖父住。也並沒有什麼條件。就是尤皂虎本人也可以不到那裏去，如果她不願意和他在一起的話。只是有時候，他也許要駕着他的小汽艇，或是一葉輕舟，盪到牠的窗下來，問牠需要什麼。他是這麼說的！他是這麼說的！

到了第十個禮拜的末了，她接受了他這供獻，使用了尤皂虎的馬車，送她祖父離開了佩拉，到波士福魯岸邊的木屋裏，那裏將有充足的食物，並有一個女僕服侍她，還有種種夢一般的奢侈品，和這冷僻街頭污濁的陋室，是大不相同的。

她的祖父見有這樣突然的變化，不由得驚異起來，懼怕起來。

「這新房子的房租你是怎麼付得起來的？」他問道。「你的錢是那裏來的？看上帝的份上，小東西，你跟我講實話罷。」

可是她並沒有跟他講實話。她知道老頭子對於司徒達抱着一肚子美滿的希望，便將計就計，哄說是司徒達給的錢，老頭子果然信之不疑，只不住罵着自己老糊塗，爲什麼早不猜到他自己身上去。

「你爲什麼早不對我說呢？」他問道。「你爲什麼要瞞住我呢？」

「我是答應過他守秘密的，」她一面回答，一面竭力擒住了一泡眼淚，因爲供給這所房子給她的，分明的尤皂虎不是司徒達，她却不得不騙着她的祖父呢！

這是一座木造的房子，上面是平頂，前面有百葉窗，開出去就可看見波士福魯海峽中的水，和停泊在那裏的英國艦隊。在園子裏，有一座回教堂，上面豎着一個尖塔，裏面有個回教士，按時打鐘招人去祈禱。這個老回教士同時也是個鞋匠，平日是在尖塔旁邊一個木棚子裏工作的。隔壁也是一個別墅，爲一土耳其的閩人所有。這人從前曾在土耳其王手下做過官，如今帶着妻女奴僕們在這裏過這

優遊林下的生活。汪大走進走出的當兒，曾經瞥見過隔壁那些女人們的臉，又有時在園子裏和朗台上，看見過她們的全身。在她到這裏以後的第二天早上，她在那兩家別墅的共同拱門底下，遇見了隔壁的三個女人。她們都戴着面幕，罩沒了她們的嘴和鼻子，可是她們都拿眼睛瞪着她，她看她們眼光裏帶着一種憎惡的神氣，覺得很是難受。其中有一個，當汪大走過去的時候，竟急忙的迴避了，彷彿怕汪大的衣服碰在她身上，會傳染什麼似的。

「她們是不歡喜我呀，」汪大心裏想着，當即又記起尤皂虎的母親對她說的話來，不由得全身通過了一陣寒戰。

就在那一天的晚上，青年的尤皂虎第一次到別墅來了。汪大聽見他在他那白色的小汽艇裏吹了一聲哨子，隨即從朗台上看見他沿着園子底下的木埠頭旁邊駛過來。他將船穿過茂密的叢樹，停在朗台底下，向汪大叫道：

「我的親愛的汪大！」

那時候，她剛同她的祖父吃完了晚飯。她祖父看見房間布置的那麼闊綽，菜肴又那麼的豐盛，還以為都是司徒達所供給，心裏着實對他感激了一番。當吃飯時，有那特為他們僱來的土耳其女僕站在旁邊服侍他們。她不能說俄國話，就只能講她自己的土耳其話，所以站在那裏一逕不會開口。她腳底下穿着一雙土耳其拖鞋，在那光滑的地板上走起路來一點兒沒有聲息。汪大見她這麼像鬼影一般靜悄悄的走動着，心裏覺得很不舒服。過一會兒，又看見這女人的臉映在一張長楊上頭的一面鏡子裏，滿臉是輕蔑和厭惡的神氣，便又想起了日間隔壁女人迴避她的事來，不由得又是一陣冷戰。及至尤皂虎在朗台底叫她的時候，她的祖父已經上牀去睡覺，那女僕正在收拾餐桌。

汪大聽見了尤皂虎的呼喚，在房間裏併着雙手，躊躇了一刻兒。她是一逕懷

着一種恐怖的意識，期待着尤皂虎這樣來看她的。她覺得自己也不能永遠擋他的駕。她受了他的一切，就不能毫無報答。她決不能夠住着他的房子，吃着他的東西，用他的女僕服侍着，而却拿這樣嫌惡他的態度去對待他的。她既然依賴着他的救濟，就不能不付與相當的代價。於是，等他叫她第二聲的時候，她就走出朗台去接應了。

「我在這裏呢！」

他仰起了他的臉，她看出那臉上是發紅的，好像他剛吃過酒一般。

「我的白百合！」他用俄語說。「你容許我上去到我自己房間裏享受一回你的美的芳香嗎？或是只許我站在外邊這些惡臭的水草當中呢？」

「正如你所說的，這是你的房子，」她回答說。「我不能給你閉門羹吃的。」
「我可是要你的心爲我打開，」他說。

「我是沒有心的，」她對他說，可是他在底下那閃閃的微光裏呵呵大笑起來，她可以看見他那雪白牙齒的閃爍。

他向門衙裏走了來，她聽見他的沈重脚步聲，囊囊上了那狹窄的木頭踏步，那個土耳其的女人也在傾聽着那脚步聲音，把頭略略偏斜着，臉上呈出一種黯淡的神色。然後，她走出了一頭門，到她自己的房間裏去，那裏是汪大從來不會去過的。

尤皂虎大聲地開了外邊的門，頭上一頂紅色土耳其帽子直落在腦後，走進房間來。他站在那裏，身子擺蕩不穩定，瞳視在汪大身上，眼睛裏露出情慾。

「你真是出奇的美啊！」他說。「我能在這裏我自己的房間裏看見你，真是幸運得很。這麼一來，我這地方就值得崇拜了！你快活嗎？我的那個女人服侍你好嗎？」

「她服侍得我們很好，」汪大說。「在這裏很快活。」

她勇敢地說着話，可是看見這土耳其青年臉上緋紅，分明露出了獸性，已經醉得身子搖蕩站不穩，因而心裏不免慄慄危懼着。

「這是我自己的房子，」他說。「我是這裏的房東和主人。在這小小的隱藏所裏，就是我自己的母親也不能對我施權力的。我的享受自由和愛，就在這裏。」他一步步的走近她，捏住了她的一隻手，將它擎到自己的嘴唇上。

「可憐的俄國小女子！」他聲音中帶着一種古怪的憐憫和一種虛弱的浪笑說。「你是怕我呢！你甚至於還恨我，因為你當我是個荒唐的浪子，並且是個土耳其的歹人。其實我今天晚上是有些兒喝醉，所以嚇了你了。你用不着害怕的。我們且在朗台上坐一會兒，我要在星光底下向你求愛。」

汪大聽見他要在朗台上坐，倒是放了心了。因為在朗台上，他說話的聲音不

會給她祖父聽見，而且，倘如尤皂虎醉得真厲害，舉動真是粗魯起來的話，她要逃起來也容易些。

她就讓他拉着她的手，引她走到外面朗台上，往下看，就是波士福魯海峽，和停泊在那裏的英國艦隊。當時那些軍艦上正閃爍着星星的燈亮，並有一盞光亮的大燈，從一根高桅竿上放出迅速的閃光，要有人注意看時，便可看出其中所含的消息。汪大心裏猜度着，它那時的報告，不知有沒有傳到查納克的英國駐軍的。她恨不得由那軍艦上的無線電，立刻送一個信給司徒達，對他說：「啊，親愛的，你如果不趕快回來，你就要永遠失掉我了！你已經忘記我們的愛了嗎？我等了你這麼長久了；現在我已做了一個土耳其青年的俘虜，就要陷入深淵裏去了。」

她恨不得能夠送這樣一個信給司徒達，作為她對他的最後一次申訴。

尤皂虎坐在她的腳跟，去掉他的土耳其帽子，將他的頭靠在她的膝上，仰面

看着她的臉。

「你的眼睛像是星星，」他說。「你的面孔如同新月一般的皎潔。」

他平時在佩拉的社交生活裏，也會學得了歐洲人說話的態度和方式，現在在一個東方夜晚的天鵝絨的黑暗裏，這種說話的態度和方式已經完全忘掉了。他已還原做一個道地的土耳其人，滿臉上是詩歌和情慾。汪大見這情形，不由得渾身發抖，他覺得她一雙手冷得像冰一般，拿他自己的熱手將它們溫着。

一會兒，那個土耳其的女人走進朗台來，用土耳其語對他說着話，他大不耐煩地抬了一抬頭。那女人，手裏拿着一只小盒子，笑嘻嘻走到汪大面前，將它放在她的膝蓋上。

「這是什麼？」汪大問道。

尤皂虎從汪大膝頭拿過那只紙盒子，解開了上面繫着的一條絲帶。

「你的美是人人見了都愛的，」他說。「這是隔壁的太太們給你這基督教美人送來的糖菓呢。」

他又對那土耳其女人說了幾句話，她這才還是那麼不聲不響走出朗台去。
「謝謝她們的好意，」汪大說。

但是她心裏覺得有些奇怪，她想隔壁的女人剛才見了她還要回避，並且對她的神氣很難看，爲什麼忽然會送這禮物給她呢？

「給我一塊，」尤皂虎說。「我是一個愛吃糖菓的孩子，而且用你這可愛的手指拿給我吃，它們就有天上金漿玉液的味道了。」

她開了那小盒子，一看是些小方塊的所謂「土耳其糖，」便撮了一方遞給他。

「你吃一塊罷，」他說。「味道不錯的。」

她也拿了一塊，可是馬上就暗暗的往椅子底下丟下去了，因為他的手已先碰到過，她覺得有些厭惡。

尤皂虎又談起愛來了，他說土耳其人愛女人，比基督教徒對於女人還要尊重些。就爲了尊重的緣故，所以土耳其人的家庭還是維持着舊日的傳統，不讓女人家拋頭露面，拿色相去顯示給人。

「這一種習慣也並不可厚非，」尤皂虎說。「我對於我們民族的舊傳統是已經拋棄了的，而且對於基督教的女人也會有過許多戀愛的經驗，可是在我靈魂的深處，還是藏伏着舊時代的那種妬忌心，我對於真正心愛的女人，總是本能地不願意讓旁的男人看見，要她純潔無瑕的和外界斷絕關係。」

「那就是把女子當做奴隸了，」汪大說。

尤皂虎又吃了一塊糖，笑嘻嘻的看着汪大的眼睛。

「也不能就說是奴隸！」他說。「不過是因愛到美滿的程度，甘心被收服罷了。」

說着，他擎起他的手，摟住了她的頸梗，將它向自己的臉挽了下來。

「你和我，」他說，「是能夠像這樣子愛法的。我正要叫你像這樣的愛我，好使這一所房子成爲你的樂園。這裏的門將一逕的開着，可是你自己會不情願逃開這裏。你將有完全的自由，可是你會得情情願願的登在這裏，會覺得完全快樂，會得厭惡外面的世界，而且除我之外不願意跟旁人接觸。然後，我就每天都到這裏來，心裏燃燒着愛，正如我現在這樣燃燒着一樣，正如——我——現在——這樣——燃燒着！」

說着，他稍稍跪起一點來，他的口氣是熱的，汪大又從那閃爍的光中看出他的臉越發紅了。然後，他將手掀在她的椅子上，站了起來。搖搖晃晃的向她撲過來。

「啊，我的愛——！」他說。

他伸着一雙手，向汪大逼近一步，嚇得汪大直往椅子背上縮。

於是突然的，他身子掙動了一下，發出了一聲狂喊。

「我是燃燒着了？」他說。「這愛燒着了！——燒着了！——！」

他將雙手捧着頭，往朗台的闌干那邊不住縮回去，然後，只聽得砰的一聲，他向一張攔咖啡的小檯子上倒下去了。

他躺在地上打着滾，兩次叫出「上帝」的名字。

汪大向他奔去，在他身旁跪了下來。他正在一種痙攣之中，他的臉可怕地抽搐着。他向自己的喉嚨口狂抓了一陣，然後，突然的，一動也不動，死了。

汪大發出一聲恐怖的尖叫，那土耳其的女人聽見聲音，急忙奔出朗台來，一看情形，也立刻哇的一聲哭出。

突然的，她在朗台上手忙腳亂地動作起來。她抓起了隔壁女人送來的那只糖菓盒子，打闌干上扔進了底下園裏的亂草中。然後，她像一頭野獸一般，向汪大身上撲去，企圖拿她的指爪扯破她的臉。

汪大見她撲來，猛力將她一推，她就縮做一團，滾到朗台的那一端去了。這時候，有一個安靜的聲音從裏面房間的門口叫了出來。

「你是叫我嗎，汪大？」

是她的老祖父，穿着一件寢衣，頸上圍着一條圍巾，站在那裏。他的稀疎的白鬚子映着月光飄盪着，寢衣底下的手和足都在簌簌地顫抖。

「祖父啊！」汪大說，「現在！我們非走不可了！這所房子我們是住不成了！趕快，祖父！你去穿起衣裳來！看上帝的份上！」

他簡直是莫名其妙。可是他看見汪大這麼害怕，他也害怕起來了。這是他生

平第一次看見她害怕。

她幫助他穿着衣服，口裏只喊着「趕快！趕快！」及等老頭兒穿好衣服，他就牽着他的手，引他走出了那所房子。那天夜裏，他們在佩拉的街上不住的亂兜圈子，及至老頭兒再也跑不動，這才在一家希臘人家的門弄裏，拿汪大的臂膀墊着躺了下來。

就在那個地方，他們後來被一個率隊巡邏街道的英國軍官所發見。這人是司徒達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福特斯鳩中尉。

他當即把祖孫女兩個送進一個難民收容所，又替他們打聽到司徒達的行蹤，送了信去，這才司徒達告假出來，與汪大重新見面。

他二人重逢之後，自然有一番悲喜交集的情緒，我這裏不必細說。後來協約國的軍隊從君士坦丁堡撤退了，他就和她結了婚，帶她回到了英國。只可憐她那

老祖父，等不到他們動身回英國，就先死了，如今他的骨頭還是埋在佩拉基督教徒的公墓裏。

回到英國之後，我和汪大常常見面，上面所述的一段情由，也是她親自告訴我的。她說的時候興致很高，彷彿已經完全忘記了她自己當日身經的悲劇。不過她說她能得到如此的結局，真是萬分的幸運，因為和她同時避難在君士坦丁堡的其他俄國女子，不知有多少人墮入了火坑，終於不能自拔呢！

附

錄

這個故事的背景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一個介於歐亞兩洲之間的古舊名城，直到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三日，一遷是土耳其的首都，自從那天以後，土耳其的首都才遷到了東方的安哥拉 (Angora)。講到君士坦丁堡的風景，是全世界都著名的。它的東邊是波士福魯 (Bosphorus) 海峽，南邊臨馬拉海 (Sea of Marmora)，北方有由波士福魯海峽伸入的一條臂膀，叫做黃金角 (Golden Horn)。黃金角以北有兩區，一是加拉塔 (Galata)，一是佩拉 (Pera)，現在也算入君士坦丁堡的範圍了。佩拉區和這篇小說特別有關係，原來這裏是一個五方雜處的歐洲人的住宅區，也是各國外交人員麇集的所在。

作為這篇小說的背景的君士坦丁堡，顯然已經不是土耳其的首都了。這篇

小說的主旨，也無關於君士坦丁堡的失陷和克服。但是，隱約在這小說背景深處的一段史跡，却也許可使我們這些孤島居民對它發生深切的興味。

土耳其是個腳踏歐亞兩洲的國度，她在歐洲的部分，因為種族及宗教的關係，向被歐洲的基督教國當做了東方的野蠻民族而加以嫉視。事實上，她確也具有極濃厚的保守性，和西歐基督教國的傾向不能融洽。但是自從一八三九年，她就已覺悟起來，發起了改革運動，採取了西歐的政治和習慣。到了一八四九年，她的政府的職位，已可容納基督教的人員了。一八九七年以後，「土耳其青年黨」成立，對於舊政府力加抨擊，向改革運動愈加猛進。但在同時，她的外患也就已紛至而沓來，對法國，對布加利亞，對奧國，對意大利，可說是年年有事，或則是外交糾紛，或則是土地被割，至一九一二年，就釀成了巴爾幹諸國協力環攻的局面。其後以一九一三年倫敦條約的結果，她在歐洲所有的領土，就只剩了從黑海到

愛琴海的狹狹一條。

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發動時，會恩味帕夏 (Enver Pasha) 爲陸軍部長，受了德國的影響，遂加入爲德國的與國。又因有軍艦兩艘在英國定製，爲英國政府所扣留，土耳其人因對英國恨之切骨，宣布取消以前所簽的投降條約，並以海軍攻擊黑海中協約國的艦隊。於是俄國、英國、法國相繼對土耳其宣戰。這時恩味帕夏爲土耳其事實上的狄克推多，一經與協約軍接仗，他的軍隊就在高加索之役遭到了慘敗。但協約軍企圖立刻佔領君士坦丁堡，却是未能得手。同時土耳其軍在米索泊大米亞前線，亦已與英軍開火，起初是很順利的。又因德國的勢力，她和布加利亞竟訂成了協約。但到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意大利也對土耳其宣戰了。次年阿拉伯人叛變，使土耳其軍頗感棘手，但局勢尙無變化。又次年內閣改組，恩味帕夏聯任陸長。是年美國參戰，與土耳其斷絕國交，但未宣戰。一九一八年，

布加利亞大敗於協約軍，此後土耳其雖經與俄國訂了和約，却再沒有勝利之望了。同年七月，土耳其王穆罕默德五世卒，其弟即位，爲穆罕默德六世。內閣改組，恩味帕夏辭去陸長職，乃於十月三十日，與協約國簽訂停戰協定於牟特洛斯（Mudros）。至此，土耳其的國勢就落到了最低潮了。

這時，土耳其青年黨分子已拋棄了君士坦丁堡，退至東方的安納托利亞（Anatolia）從事於復興運動。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青年黨領袖麥斯塔弗·凱末爾（Mustapha Kemal）和他的助手蘭培（Ram Bey）——前海軍司令——在挨爾斯倫（Erzurum）召集國民黨大會，結果是組織了一個國權保障同盟（League for the Defence of National Rights）。其時，凱末爾尙被認爲叛黨的領袖，但他不顧一切，擇定了一個鞏固難破的城市安哥拉做他的大本營，立即從事編練國民軍，分駐於安納托利亞東西兩部。至一九二〇年正月，自安哥

拉發布土耳其獨立宣言。次年正月三十日在安哥拉製定國家基本組織法，以最高統治權授諸土耳其人民。同時，安納托利亞地面有被希臘軍侵佔的，遂由國民軍與希臘正式宣戰。起初，因土耳其軍組織尙未完善，以致被希臘軍佔了優勢，但後來由安哥拉政府逐漸加以改良，終於獲得最後的勢利。至同年五月十五日，協約軍宣布中立，並劃出波士福魯兩岸地帶爲中立區。但法國與土耳其單獨訂了條約，將其駐防軍一部分撤退了，給與土耳其以作戰上很大的便利。同時，意大利亦對凱末爾表示親善，撤退了她的駐防軍。而希臘國內亦起了政變，於是凱末爾的軍隊節節勝利，遂於九月九日佔領了士麥納（Smyrna）。隨後土耳其軍向北追逐希臘的敗兵，却被英國駐防在查納克（Chanak）的軍隊所闌阻。但這時法國已經改變了策略，單獨撤退了查納克聯防的駐軍，因此英國的孤軍也就不能闌阻。後經聯軍總司令哈林吞（Harington）出面調解，始於一九二二年十月與

希臘簽訂停戰協定，但君士坦丁堡的英法意三國駐軍，則至次年十月凱末爾被舉爲土耳其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時方始全撤。計君士坦丁堡爲聯軍佔領先後凡五年，至此始克光復，但以安哥拉爲土耳其復興的發祥地，所以她的首都也就不再遷回了。

由上所述，可見這篇小說寫的是一九二二年的事。作者寫土耳其軍攻下士麥納時放火屠殺，彷彿非常殘酷，這大概不免有點成見。但即使這是事實，也只是「以牙還牙」不足爲怪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初版

孤島閒書 土耳其糖 一冊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原著者 英國 Philip Gibbs

翻譯者 郭 定 一

發行者 新 聞 書 社

全國各大書店書報攤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87
074231
4

87

074231

4



\$0.25